

帝國主義
殘害中國兒童的罪行
續集

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編印
一九五一年十月

前言

我們曾經搜集了一部份帝國主義假藉「救濟」「慈善」爲名殘害中國兒童的材料，編印了一本小冊子，名叫『帝國主義殘害中國兒童的罪行』。這個『續集』，是全國各地陸續發現的帝國主義殘害中國兒童罪行事實的一部分。它是美帝國主義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大批殘害中國兒童的鐵證，它的中間滲透了成千成萬孩子們的血與淚。希望它的出版能够使全國人民更清楚的認識到帝國主義的本來面目，從而能澈底肅清帝國主義的任何侵略影響；同時，希望大家起來，羣策羣力，把從帝國主義手中接收過來的兒童保育機關辦好。

目次

前言

武昌花園山育嬰堂的黑幕被揭開了.....	一
害人的魔窟西安天主堂孤女院.....	三
朱伯華就這樣殺害了我們的孩子.....	九
蕪湖聖母院育嬰所的黑幕.....	三
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混合體重慶白菓樹育嬰堂.....	二
我們決不要這樣的『育嬰』事業.....	三
罪大惡極的萬縣慈幼院.....	七
十一個帝國主義『慈善』機關殘害中國兒童的罪行.....	三
帝國主義份子在中國舉辦的五個『育嬰堂』和『孤兒院』.....	四

武昌花園山育嬰堂的黑幕被揭開了

孩子們的

『死亡集』

中營。

一所漂亮的洋房，擺在天主教武昌教區總堂的旁邊，那就是武昌花園山育嬰堂。這所育嬰堂的黑漆大門，神聖不可侵犯地緊閉了二十三年；門裏情景，二十三年來，一直都是武昌人民的一個不可解的謎。誰知道，就是它竟吞噬了我們中國成千成萬的嬰兒呢！貧窮的父親母親們，忍痛地把心愛的孩子從堂外送進去，從堂裏送出來的，只是一張三個指頭寬的條子——『今收到孩子一名』，從此，就不許家長過問了。孩子們送進花園山育嬰堂，是有進無出的。爲什麼這所神秘的房子，二十三年來老是填不滿呢？花園山後山坡裏成堆的白骨作了回答：一塊一方丈寬的地方，就挖出了四大口棺材的嬰兒骸骨，這就是『老填不滿』的緣故。

被花園山育嬰堂殘害了的嬰兒數字，據該堂負責人之一美國神甫徐寶德向梵帝岡的報告：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五〇年六月，收進嬰兒受洗人數是七百五十七名，送出十八名，現存二十六名，死亡七百一十三名。另據該堂修女劉翠英、錢玉惠及在門房裏負責收嬰時打鐘通知修女的七十二歲的夏婆婆等所說的材料：平均每天要收進嬰兒二、三個到三、四個，每年最少死亡七百名以上；二十三年來，有一萬六千多個孩子

死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手裏。但據一九三八年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印行的『A·M·D·G·中華全國教育統計』所記載的材料，證明大大地超過了這個數字。在這本書第40『E』頁上，刊載武昌聖嬰堂（即育嬰堂）本年收容嬰兒是一千二百七十八名，如果照這個數字計算，那麼二十三年來，就該有二萬九千多名。又在另一份武昌花園山天主堂的募款冊子上，發現有一篇文章，其中所提到的數字，更加鉅大。這篇文章題目叫『四萬個嬰兒、四萬個靈魂』。文中寫道：『……位於人口集中的武昌育嬰堂，現在每天平均收容三個到十個棄嬰。』（實際上絕大多數並非棄嬰）。按照這個數字推算，花園山育嬰堂就該收容了五萬多個孩子，至少也有『四萬個嬰兒』。然而，經過調查，現在還活在人間的孩子，包括已出院和留在院內的，不過一百二十六名。因此，我們



這兩個孩子被殘害得疾病滿身，奄奄一息。

無論根據那一項材料，都可以斷定花園山育嬰堂是一所孩子們的『死亡集中營』。在這所集中營裏，百分之九十九的嬰兒被斷送了生命。

帝國主義分子殺害

了中國

『它是愉

快和慰藉

的泉源』

孩子，

拍着手

高興，

說『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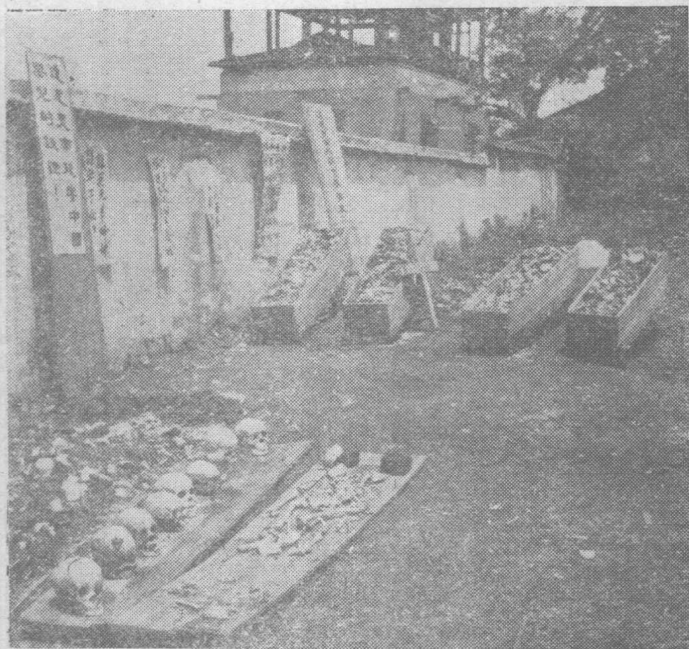
子昇了

天堂』。大家都還沒有

看到過帝國主義的天堂

吧，你們瞧吧——孩子

快死了，把她棄置在地



四大口棺材還裝不完的嬰兒骸骨，作了二十三年來武昌花園山育嬰堂孩子們有進無出的解釋。

下室裏，幾天之後，才將被老鼠咬得殘缺不全的屍體，一絲不掛地放在籃子裏，提到後山，往溝裏一扔，這就是「孩子昇了天堂」！溝有五、六尺長，寬和深各二尺，是專爲扔死孩子挖的。一溝填滿，再挖一溝，這樣的溝不知已經挖了多少。一個親手挖過溝的工友說：「每十天便可填滿一溝。」到底填下去了多少孩子呢？白骨無言，我們也實在無法計數。所謂孩子們的「天堂」，竟然如此！

『從開辦以來，它已經採集了一種有增無已的靈魂的收穫，並建立了一種記錄，成爲教會的光榮和愉快。』「一年到頭，每一天沒有例外地，會裏的人員收集果實——拯救靈魂。總數每天急劇上昇，達到令人驚異和欣慰的地步。」『這個機構……它是愉快和慰藉的泉源，同時也是靈魂最豐收的泉源。』這許多話，在一九三一年武昌區主教、創辦花園山育嬰堂的美國人艾原道和郭時濟寄回美國的報告。帝國主義分子殺害了成千成萬中國母親們心愛的孩子，向他們的主子作出了這種毫無人性的報告。中國母親們對着花園山白茫茫一片孩子們的遺骨，傷心痛哭，帝國主義分子却因此得到了『愉快和慰藉的泉源』！帝國主義者在中國舉辦『慈善』『救濟』事業的目的何在，難道還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嗎？

殺人不見血 的殘害方法

孤女劉金秋、劉楚賢說：『在院裏所過的不是人過的生活，吃的是十分粗劣的食物，一九四一年還吃了整整半年的麥麩。住的地方很窄狹，一間四十方尺的房間，住上三十六個嬰兒。』修女們不

給孩子換褲子和尿片，嬰兒背上經常的屎尿凝結成了大塊乾殼。由於不給洗澡，大部分嬰兒的兩腋和屁股上都紅爛不堪，有的一直爛到背心。就從這幾項事實，便可想見孩子們是過的什麼日子！

疾病無情地侵襲了孩子們。武漢市立第二醫院小兒科王康平和幹部療養院黃屹恬醫師等，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及二十日，對該堂現存嬰兒和兒童進行了體格檢查，結果查得患病人數竟為百分之百。三十二名兩歲以下的嬰兒，個個營養不良，發育不良，肺不健全的佔百分之四十七；十七名兩歲以上的兒童，體重不足的佔百分之八十二。她們一共患有十七種疾病。甚至有生下來五磅多重，活了三個月反而只剩三磅三的劉四毛。為什麼這些嬰兒沒有一個是健康的呢？完全是由於修女們的虐待。孩子吃不飽，穿不暖，沒人照顧，有病不予醫治。難怪在花園山當過修女的劉翠英說：『嬰兒初進來的還有聲音哭，過些時連哭也不會了。』全中國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們，就眼看着成羣的女兒和妹妹，被帝國主義用殺人不見血的手法殘害了，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倒下去麼？不，這是不能容忍的仇恨！

拿孩子們的血肉
去換取了神甫和
修女們的享受。

孩子們的血，被榨乾了；孩子們的肉，被刮淨了，這就是神甫和修女們的幸福基礎。這批神甫和修女們的衣、食、住、所有一切享受的東西，那一件不帶着血腥氣味！孩子躺在窗戶緊閉的樓上，就像入了墳墓一樣；可是修女的住室是通風透氣

，舖陳了華麗地毯沙發的房間。孩子們吃的是發霉臭的『救濟』奶粉；可是修女們的食物是雞、肉、魚、牛奶、咖啡、新鮮水果，每頓都是豐盛的席面。孩子們脫開衣服，挺着個大肚子，肋骨一根一根地擺着，得不到應有的營養品；可是胖胖的健康修女們經常吃維他命丸。孩子們光着骯髒紅爛的屁股；修女們却冬裘夏綢，還披上雪白的外衣。孩子們如此受罪，修女們却那樣享福，唯一的理由，據說是『天主安排好』了，孩子們應該『昇天堂享福去』。誰能了解：天主的這個安排，是孩子們應該享天堂的福，修女們却應該享人間的福！

一般中國

修女們，

被踩在脚

底下。

一般的中國修女與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是有所區別的。花園山育嬰堂被帝國主義分子（外國神甫）及其走狗（上層中國籍的修女）所把持，一般中國修女經年累月地被踩在她們的腳底下，過着痛苦的日子。修女的等級嚴明，在花園山的小天地裏，竟也造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階級社會。艾原道『批准』了一本『武昌傳教區方濟修道大聖若瑟善工會會規』，這一本約束一般中國修女的專制法律，規定了她們上層階級絲毫不可侵犯的權威。『修道應把她們德行的根基，建築在聽命的基礎上。』『若長上命令，不服從，便算犯聖願。』『總而言之，無時不應不聽長上之命。』這就是規定了一般中國修女只有聽命當奴才的資格。『願學與試學初學（按即修女的等級）等，須分開居住，不得互相往來。』『修女們出門看病，或做別的本分，

應當有伴侶，事情一完，即應回院，其中的一個，應到院長跟前，把她所往的地方和在外頭所做的各樣事情，一一稟明。」這就是規定了一般中國修女們所享有的『自由』。會規還規定：『試學』無論什麼要事或家事（甚至父母生了重病或是死了）不准外出；親屬送的和自己技能賺得的財物，一概應交與『長上』；修女們不能給外人談院裏的事，



在八萬餘人的控訴會上，震寰紗廠女工左蓮芝痛哭失聲，控訴帝國主義份子殘害了她的孩子。

若有修道把院裏的缺點或某修道的過失講給外人聽了，必受嚴厲的處罰。這些就是套在一般中國修女們脖子上的絞索。它絞殺了她們的青春，絞殺了她們的智慧，絞殺了她們所有的自由和幸福。這些修女們和堂內大孤女一樣，都是受侮辱和受迫害的。育嬰堂的統治者吃飯時，她們要排隊侍候，開門、搬椅子、倒茶、盛飯、剝水果皮、擰菓子汁、選

完全是一個
美國的『救
濟』機關。

國主義者蓄意造成的，我們必須清清楚楚地認識到。

武昌花園山育嬰堂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借天主教名義，打了爲中國人民辦理『慈善』事業的招牌而舉辦的一個收養嬰兒的『救濟』機關；實際上乃是一個藏在十字架背後的暗殺中國兒童的黑店。該堂成立於一九二八年，除花園山總院以外，還設立了大堤口和沙



中國人民救濟總會武漢市分會接管人員，在辦理接管手續。自左至右第三人爲原花園山育嬰堂總院長高壯英。

剔魚刺。睡覺時，要選特別會殷勤的修女侍候。每每服侍得有一點不妥貼，就得跪下來請求寬恕。爲了預備院長的『瞻禮節』（按係做修女的紀念日），修女們事先要忙幾個月來替她做裝飾品和禮物。一般修女們寶貴的歲月，就這樣日日夜夜冤枉地渡過去了。育嬰堂所收養的嬰兒，如果伴而未折磨死去，就被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培養成了這樣的奴隸和牛馬。這難道能怨天尤命嗎？不，不可能！這完全是帝

湖嘴兩個分院。創辦人天主教武昌區美籍主教艾原道。一九四二年艾原道死後，由美籍神甫郭時濟和徐賚德二人分任正副主教，育嬰堂就落入他們兩人的掌握。堂內具體工作，由柯愛德（院長）等五個美籍修道主持。一九四九年一月，解放的號聲吹到武昌城下，柯愛德等倉惶離院回國，剩下十八名中國修道，由郭時濟、徐賚德選拔他們的忠實狗腿子高壯英和王蓮生充任正副院長。名義上辦理花園山育嬰堂的是中國修道，實際上一切都聽命於美帝國主義的代表郭時濟和徐賚德。所需經費，也是美國津貼，由徐賚德負責供給。花園山育嬰堂完全是一個美國的『救濟』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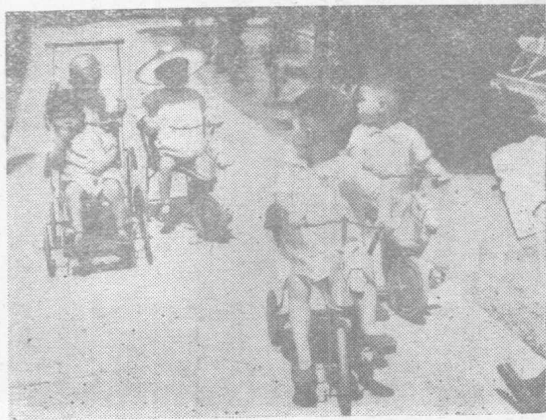


孩子們在保育員同志耐心照顧下，過着規律生活。圖為孩子們正在午睡。

花園山育嬰堂接管後，孤女們參加了夏令營，在愉快地唱歌跳舞。



解放了的孩子們，坐了各界送來的木馬車和搖籃，快樂地玩着。



血海深仇

一定要得

到伸雪。

這所美國『救濟』機關帝國主義分子殘害嬰兒的罪行被揭露以後，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怒，人民要求政府接管和懲辦兇手的呼聲，響徹了武漢市每個角落，控訴和請求書成捆地送到報館，堆集在編輯部的桌上。武昌各界人民，包括工人、婦女、學生、機關幹部、少年兒童、宗教界和各民主黨派人士共八萬四千餘人，於五月二十六日舉行了空前的控訴大會。受害的苦主，堂裏的修女和孤女，一字一淚地哭訴了她們所遭到的育嬰堂美帝國主義分子的迫害。誰殺害了我們成千成萬的可愛的孩子？美帝國主義！誰摧殘了我們天真活潑的成羣的孤女？美帝國主義！誰拿我們孩子和孤女們的血和肉換取了豪華的生活享受？美帝國主義！這筆血海深仇，我們一定要得到伸雪！

根據人民的正義要求，中國人民救濟總會武漢市分會和武漢市民主婦女聯合會，於四月下旬聯合派去工作人員，對陷於疾病和死亡危機的嬰兒施行急救。一個多月的結果，原來百分之百的患病嬰兒，已有四分之三脫離了危險期。原來患肥胖病的孟鳳英，已能走路和說話了。原來患氣管炎發高燒的樂國樞、林藍英，已經完全治好了。原來體重由五磅多倒退到三磅三的劉四毛，健康也正在恢復中。從這些孩子得到了挽救的事實證明，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所強調的『送來就有病』，『大部是先天梅毒』，『嬰兒死亡率本來大』等等，都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謠言。

六月四日，武昌花園山帶着血腥氣味的『育嬰堂』的牌子被取下了，換上去的是『武漢市育幼院』六個大字。它高懸在紅綢綠彩交相輝映之間，特別顯得生氣勃勃。這一天，育嬰堂內院外已打掃得乾乾淨淨，充滿了陽光。育嬰堂美帝國主義分子郭時濟、徐賚德，已經被拘捕審訊。關心育嬰堂的廣大羣衆，都在慶賀着中國人民救濟總會武漢市分會接管該堂的隆重的接管典禮。兩百多本兒童書籍，一百多樣玩具，一千五百多件衣服，一千多雙襪子，一千七百多萬人民幣，二百多件慰問函電，成堆的餅乾糖菓，陸續地送到了花園山死裏逃生的一百多個孩子的前面。孩子們兩個圓溜溜的眼睛放出了光亮，直視着書本上人民領袖的照片，使勁地高呼：「毛主席萬歲！」

害人的魔窟西安天主堂孤女院

西安市糖坊街的天主堂孤女院創辦人爲意大利籍神甫巴加弟。該院於一九三二年正式成立。現任院長叫夏益濟，職員九名，多係修女。行政、經濟大權完全操縱在天主堂意籍神甫葛露膏之手。西北貧苦孩子們在這座洋神甫操縱着的「慈善」機關裏，一直過着與世隔絕的日子，像被鎖在一座「神秘的魔窟」裏。



一歲多的孩子李念詩，生一身的瘡，被修女們棄置在牆角邊的木箱子裏。

一、孤女們生活在痛苦的深淵裏

虐待

孩子們在孤

女院所受的痛苦是極其深重的，宏惠護士學校學生郭金祥就是在孤女院受不了帝國主義份子的虐害，趁一個下雨的晚上翻牆逃出來的。她控訴說：『我十二歲時，因家裏窮，被送入孤女院，整天吃的是麸子饅，裏面一點麵也沒有。我們拉的屎，用掃帚去掃都不沾地，跟牲口的糞一樣。』冬天裏，孩子們仍然睡在鋪着又濕又臭的草褥的土炕上，七八個

孩子只蓋一床破爛臭被。曹家巷十四號居民趙太太（該院和曹家巷相鄰）常見孤女在嚴寒天氣穿着單衣到井邊用冷水洗衣，嫩弱的細手，凍得像紫薑一樣。院內五六歲的孩子就要紡綫，再大些要染綫、織布、做飯、管小娃。郭金祥控訴時也曾說：『成天要挑水、做蘇鞋、織毛毯、紡紗、實在受不了。』至於修女們是怎樣『照顧』孩子的呢？胡家廟王太太有一次看見八個孩子在炕上滾，渾身粘滿了屎尿，亂哭亂叫，有的聲音都哭啞了也沒人管；修女有時因事外出，就將門整天鎖着，把一羣天真活潑的孩子禁閉在人間地獄中。生活在孤女院裏的孩子，有了病，總是『憑命抗』，那裏談得上醫治和照顧！西安羣衆日報記者戴仁中去參觀該院時，一共看見了十個孩子，個個面黃肌瘦，穿的比乞丐還要髒，還要壞。其中最小的叫李念詩，僅一歲多，看樣子還像四、五個月的嬰兒。她生了瘡，瘡水流的滿頭滿臉，像一條條的溝渠，修女們也毫不過問，將她棄置在牆角邊的一個木箱子裏。最大的一個有二十多歲，坐在泥地上，兩腿殘廢，蓬頭垢面，見人就歡笑。其他從兩歲到十多歲的女孩子，有的長癩瘡，有的癡癡呆呆，有的面孔蒼白，有如死人；可以說十個孩子中沒有一個是發育正常的。孤女希拉生了病，該院不給治，她的奶父母（孤女院的孩子多寄奶在院外居民家裏）樊振江夫婦抱孩子到廣仁醫院去診治，自己替廣仁醫院洗衣服，換取工資作爲醫藥費，然而希拉病好了，該院竟把孩子搶了回去，送到馬蹄寨去，從此不再見面，死活沒人知道！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安多醫院韓效榮，李富平親眼看到孤女院一個小孩